



經

世

鈔

五

仁仁
1.281
5



門仁12
1281
卷

奇文
賞書
樓

同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一

甯夏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齊姜薨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杜梓以自為櫬與頌琴。杜
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
無所逆。婦養姑者也。杜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虧姑以成婦。逆莫
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
不哲矣。杜言且姜氏君之妣也。杜襄公適母。故曰君之妣。詩曰：周頌

左傳經世鈔 襄 齊姜薨 卷十一

妙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住得妙，杜烝進也，畀

與也，偕，徧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氏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

魏禧曰：子孫之事祖與父，視此矣。人有不葬祖而先葬父者，俗儒且以為情所當然，甚哉。

城虎牢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杜：欲辟楚役，以負擔喻。公曰：楚君以

鄭故，親集矢於其目。此却有理，杜謂鄢陵戰，晉射楚王目。非異人任，寡人

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杜：盟誓之言，甚是而後。其誰

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謂免我身不叛楚，我死則秋。七

月庚辰，鄭伯踰卒。於是子罕當國。杜：攝君事。子駟為政。杜：為

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杜：伐喪，非禮。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

官命未改。亦是杜：成公未葬，嗣君未免，會于戚，謀鄭故，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杜：虎牢，舊鄭邑，今屬晉。張洽曰：彭城，非宋有。

也。霸主為宋討則繫之。宋虎牢鄭地也。以霸主當討，知鄭則不繫之。鄭皆春秋明王制以示子奪之正也。

武子曰：善郕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杜：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郕。

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武子。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

也。杜：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唯鄭。杜：言復憂齊叛。○瑩將復

於寡君，而請於齊。杜：以城事白晉君而請。得請而告。吾

子之功也。杜：請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在齊。杜：將

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杜：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豈惟寡君賴之

能用善謀。杜：傳言荀瑩。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

夫皆會。杜：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

虎牢。鄭人乃成。杜：如孟獻子之謀。

胡安國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漢為成臯，今為汜水

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

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

必守，而不可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于

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

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

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

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啟封疆而爭地

左傳卷廿二
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于鄭，程氏以爲責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耶？
魏禧曰：不戰而屈人之兵者，莫過據險而以勢逼之。春秋多用此法。

晉爲吳合諸侯

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杜鄭服在前年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于郕。杜與士水名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五年夏，吳子使壽越杜吳大夫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杜三年會雞澤吳不至今來謝之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杜以其道遠故使魯

衛先
告期

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杜二子皆受
晉命而行

趙鵬飛曰夷狄相攻中國之福稽其故則自鍾離一會吳無仇晉之心楚有患吳之意故楚之伐吳以吳不與已而與中國也楚之兵力既分於吳而不能專向中國此諸侯之患得以少紓吳既受楚兵則亦不能無求於中國故戚之會吳不召而自至自是天下之勢足成鼎立晉吳楚是也吳既附中國則楚實孤終春秋之世楚無一日安枕者吳倚其東也○凌穉隆曰按晉以楚疆難制而與吳修好使之數反於其

內以分楚勢漢高帝令彭越數反梁地爲項王其謀蓋本此

祁奚舉善

祁奚請老。杜致仕晉侯問嗣焉。杜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杜解狐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杜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杜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杜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詔，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也。杜屬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杜林官亦位耳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

之是以似之

杜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已者

祁奚有焉

魏世倣曰小人以舉仇為難君子以舉子為尤難仇而才不但存大公之心者能之稍能克己者即能之子則有自譽之嫌而撓上下之疑嫉來讒慝之口使非奚之忠而無我悼公之賢而不猜安能如此彭家屏曰人臣之道莫大於以人事君祁大夫內舉不失親外舉不棄仇其風尚矣非公忠體國心無私累能如是乎後世如蕭何之舉曹參謝安之舉謝元曹彬之舉曹瑋皆由是道歟美開于先風動于後故

可行其意而不疑也

魏絳上書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杜陳次也於曲梁地魏絳戮其

僕杜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

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林為我執對曰：「絳無貳

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林自來陳何辱

命焉。禧按不救絳而專稱絳之賢以言終，魏絳至，授僕

人杜御。晉侯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脫無此二人一止

成賢君一莫大之過，嘗念仁宗于李時，勉羅汝敬，楊夏

惜諸大臣進不強諫，退不補贖，令聖主成此大過，真可恨

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

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

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

林懼不討而有死罪又以為罪累及揚干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世魏

傲曰進一步說戮揚干本無罪可引從不能致訓立說可謂最善引罪亦可謂最善解罪者敢有不

從以怒君心杜言不敢請歸死於司寇杜致尸于司寇使戮之

跌而出林悼公感悟乃匆遽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

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

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杜以絳死為重過敢以為請杜請使無死

可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林反自雞與之

禮食使佐新軍杜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張老為中軍司馬

杜代士富杜士會別族為侯奄杜代張老

魏禧曰謝罪之言柔而勁悔過之言切而婉如此君

臣可歌可泣

魏世儼曰趙奢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如絳之為而

行之過峻未免策士之習若平原始欲殺奢終以為

賢薦用之不愧悼公矣

伊飢曰人主殺彊項之臣大抵申救者激成之蓋盛

怒之下力爭其無罪殺之有惡名是猶以水濟水也

欲其霽顏認過豈可得哉赤不辨絳之無罪且下有
罪二字又曰不避難不逃刑然絳之賢即可見雖暴
主聞之氣漸平矣况悼公乎

穆叔拜鹿鳴

穆叔杜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杜在元也。晉侯享之金奏

肆夏之三不拜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韶夏四曰納夏五曰章夏六曰齊夏七曰族夏八曰陔

夏九曰騶夏肆夏一名樊國語云金奏肆夏樊遏渠杜

遂分爲三夏之別名呂叔玉云肆工歌文王之三又不

夏時邁也樊遏渠也渠思文也。歌鹿鳴之三三拜杜小雅之

拜杜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絲歌鹿鳴之三三拜杜首鹿鳴四

壯皇皇者華林每歌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

一曲則穆叔一拜謝。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杜薦以樂以辱吾子吾

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

以享元侯也。

杜伯

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

也。臣不敢及。

杜伯與也。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鹿鳴君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作樂。

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杜伯晉以叔孫為嘉賓。故歌鹿鳴之詩。敢其我有嘉賓。叔孫

奉君命而來嘉。

叔孫乃所以嘉魯君。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

言使臣乘四牡駢駢然行不止。勤勞也。晉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勞之。

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於忠

信以補已不及。忠信為周。其詩曰周爰咨諏。周爰諮

謀。周爰諮度。周爰諮詢。言必於忠信之人。諮此四事。臣

聞之。訪問於善。為咨。

林言訪問善。咨親為詢。杜問親咨。禮為度。杜問

禮為度。

杜問禮宜。咨事為諏。杜問

政事。

咨難為謀。杜問患難。臣獲五善。

杜諮詢 敢不重拜。

魏禧曰：古人不苟如此，所以自處亦所以啟大國之

敬。○按甯武子來聘，為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答私

問焉，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一語尤佳。

魏世儼曰：凡使敵國，惟用典禮，則人心自服。小國猶

可取重於大國，况勢均力敵者乎？韓愈氏所謂士不

通經果不足用也。然子產毀晉客館之垣以納車馬，

亦足取重，非執政之賢，當不免矣。

法自斃。○魏世儼曰：匠慶可謂忠於季氏矣。諫文子則曰：君長誰受其咎？繼畧所樹之櫝，林氏謂文子無禮於穆姜而匠慶亦無禮於季孫，豈其然哉？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魏絳和戎

無終杜山戎國名子林爵也嘉父林其君名使孟樂杜其使臣如晉，因魏

莊子絳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杜欲戎與晉和晉侯曰：戎狄

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

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

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大義深算，盡此數語，後此我禽獸

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世喜邊功者，全不知此語，聳

有之曰：有窮后羿。杜有窮國名，后羿君也，羿其號。公曰：后羿何如？杜怪其言

不次，故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杜居遷于窮

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杜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

立羿遂代相號曰恃其射也。杜羿善射不修民事而淫於原

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反莫邦圍杜四子皆而用寒泥。仕

反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氏好讒之子弟彭

士望曰時晉悼必有嬖臣引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

之田獵者故絳言危盡如此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

林夷羿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泥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

古今竊國秘計愚弄其民杜欺而虞羿於田杜樂之樹

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杜信泥詐羿猶不悛杜

也七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林羿之家眾為

全反泥殺羿而烹養之以其子不忍食諸歾于窮門。杜殺之

靡杜夏遺臣奔有鬲氏。杜國名今平原鬲縣。狄

因羿室杜就其妻妾生澆反五吊及豷反許器恃其讒慝詐偽而

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杜二國夏同姓

后相處澆於過處豷於戈。杜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

之燼林斟灌斟鄩以滅泥而立少康。杜夏后少康滅澆

於過后杼杜少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杜泥因羿室

號失人故也昔周辛甲杜周武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

歲王闕杜過也使百官各於虞人杜掌之箴曰芒芒禹

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杜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

有攸處德用不擾杜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在帝夷羿冒於原獸

忘其國恤而思其鹿牡武不可重杜猶數也林有國家者不可數重武事

一段俱暗諫好田此四字畧著在伐狄上說用不恢於夏家杜羿好武有夏家而不能恢大

之獸臣杜虞人司原敢告僕夫杜不敢虞箴如是可不懲

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杜及公曰然則莫如和

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趙充國上方畧似此然和戎大利必須本領強而後可為

若漢唐和親直是苟且卑陋宋則奄奄無人氣矣戎狄荐杜聚居貴貨易杜猶

土土可賈焉禧按謂可以財物貿易者舊註非一也邊鄙不聳民狎杜

懼狎習也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

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鑿於后羿

看他又插入此四字而用德度杜以后羿為鑿戒遠至邇安五也

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杜傳言晉侯能

用善謀十一年晉及諸侯伐鄭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

師蠲杜皆樂師名廣車輶車淳十五乘杜廣輶皆兵車名淳

各十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杜他兵車及歌鐘二肆也縣

五乘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其罍磬杜皆樂器女樂二八杜十晉侯以

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杜在

四年

○魏世微曰和戎以正諸華似以未舉本矣然時務有
 緩急木未亦非一定惟主者善用之戰國趙武靈頗
 得此意○鍾惺曰魏絳和戎以正諸華孔八年之中九
 明伐南中而後窺中原先著後著皆如此
 合諸侯杜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鄆八年
十一年同盟亭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
 城北又會蕭魚賜樂辭樂君臣各盡其道如此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
 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
 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不居功賢矣頌不忘規
 詩曰杜小雅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
 便便左右亦是卒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

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
 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
 規公日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杜待
納不能濟河林晉有戎患則曰虞四境之夫賞國之典
 也藏在盟府杜司盟之府不可廢也林君不可廢而不
 受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杜禮大
樂則賜
 魏禧曰靡以夏臣事羿優游歷年之久必有陰圖復
 國而不能者其奔有鬲亦必知鬲之可有為也故終

滅浞而立少康但浞已全有夏土篡王已四十年勢
大根深而靡收二國之燼何以滅浞惜其因時濟變
妙用不傳此古今事仇第一忠臣第一能人後世奈
何以管魏藉口哉至若狄梁公以口舌反唐祚呂好
問以蠟事通國情用心畧同而事之難易功之大小
相去百十矣○又按羿逐相八年而浞殺羿靡遂奔
有鬲又十八年而浞殺相又四十年而靡滅浞計靡
爲夏臣則當羿逐相時年極少不下二十更歷六十
六年始成中興之功則靡亦將九十矣期耄之年猶

能成此奇功始歎古今純忠之臣蒙面事仇計圖後
舉事勢未就中道阻喪而被不義之名言不白之冤
於千古者必有其人可爲傷心然州吁不殺則石碯
必不灰浞不滅則靡必不灰忠誠之至貫天地感鬼
神固必有以全其壽命而成其功名也與○此當與
論石碯任安世問一段參看
魏世微曰有窮后羿而下絕不再及和戎只將虞獸
博衍出一大段文字以好田二字點正再接和戎收
束絕好格法

孔尙典曰悼公和戎以服諸侯及諸侯服而戎愈不敢叛此卽孔明先服南中後謀中原之謀也余謂巫臣教吳害楚時使子反等見巫臣書卽遣使重幣以和吳宣布巫臣之罪則可無一歲七奔命之患安在不可與晉敵哉故羣雄並立必擇小弱者與之和好而後並力以摧彊大彊大旣服則小弱自歸孔明攻魏而和吳非忘吳也蓋以魏旣滅取吳如囊中物耳明太祖當陳友諒張士誠並起之際遣使通好士誠亦是此意

季文子卒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也杜具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此知諸葛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國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

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
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
子以告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
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
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華不聞以妾與馬唐李聽盛服玩或曰家聲在人若
示衰薄何以見公忠之效吾故欲誇而勸之此二說
者各有其義當文子時宜爲文子當聽時宜爲聽然
後世士大夫爲聽者多爲文子者少卽有爲文子者
馬不粟妾不帛而念國人父兄者少其藏金玉重器
備則又甚多也予嘗謂士大夫身服粗糲而家富資
產雖儉德無足取已○文子相三君而無私積及平
桓則富於周公又不逮前人多矣

魏世儼曰陳無宇厚施於民而竊齊國季孫行父恭

儉而得魯政齊魯之君一失其柄則無非田季之黨矣惟公孫歸父不黨行父行父宣言於朝而使逐之謂行父之忠於公室則未也觀臧宣叔聞林父之言怒且謂曰子欲去之許請去之然則仲遂黨行父逐東門氏顯然可見

彭家屏曰易曰君子用過乎儉書曰克儉于家儉美德也而自上風之斯從風者衆矣季文子相魯而子服之妾衣大布馬食莠稬楊繒相唐制下之日郭公減聲樂京兆省騶從中丞毀第舍若景之從表鼓之

應桴轉移之機其速如此有世道之責者審能敦行節儉爲天下先安在旣流之俗不可去華而就樸哉夫世之所以日俗於奢者心有所豔爭以是爲榮也而律之以聖賢之道則可羞吝矣苟知爲可恥何故竭力以事之是在有以動之耳

--	--	--	--	--	--	--	--

莒滅鄆齊侯滅萊

莒人滅鄆。鄆恃賂也。杜鄆有貢賦之賂在魯。晉人以鄆

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十一月齊

侯滅萊。萊恃謀也。杜賂風沙衛之。於鄭子國之來聘也。

四月。晏弱城東陽。三語攻而遂圍萊。杜子國聘在五年

以備萊至五年四月。甲寅埋之。環城傳附於堞也。杜女墻

復託治城因遂圍萊。山也。周城為及杞桓公卒之月。杜此年乙未。王湫反

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杜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

邑三人率別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共公

邑兵來解圍。莒滅一。卷十一。三

魏禧曰。隋
克陳先歲
歲揚兵江
上同此

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林莒附四月陳無字

獻萊宗器于襄宮杜無字桓子陳完元晏弱圍棠十一

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郕杜遷萊子高厚杜高厚固子崔杼定

其田杜定其疆界魏禧曰莒人滅鄆公穀皆以為立其出而胡傳復以

黃歇呂不韋釋舍鄆罪莒之義夫黃呂陰為不義小

人之尤者鄆人欲立莒甥而莒人能拒則非大賢不

能矣舍鄆罪莒義所未安當以左氏之說為正

魏世儼曰唐恃吳以入郢楚未復國而唐先滅江黃

恃齊亦滅蓋恃則必驕驕則無備無備則未有不敗者莫敖敗于羅儋公敗于小邾自恃且不可况恃人乎

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年為公族大夫。有廢疾。將立之。為卿。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不奉信其命。言已有疾。不能躬親政事。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起其弟宣子也。與田蘇。蘇晉人。游而曰好仁。蘇言起好仁。彭士望曰。春秋已重。鄉評開月。且中正之風。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安也。介助也。景大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恤民正直之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恤民。

穆子請立韓起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杜厥長子成十八年為公族大夫有

廢疾。將立之。杜代厥為卿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杜

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三傳經世少襄

穆子一

卷十一

三

為德。杜靖共爾位正直為正。杜正己心正曲為直。杜正人曲參和

為仁。杜德正直三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

可乎。庚戌使宣子朝。林使起為卿遂老。杜厥致仕晉侯謂韓

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林初為公族大夫今

魏禧曰：穆子以廢疾讓弟，不為身計，亦不為子孫計

乎。孟子曰：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仁者無所私利。晉

侯謂無忌仁，知言哉。

魏世儼曰：城濮之役，使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枝

軫居之不疑，無忌讓起而起亦然。古人於朋友兄弟

讓則不辭，受則不讓。君父亦遂聽之，所以異於末世也。

鄭侵蔡從楚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

杜欲以求媚於晉子耳子良之子

獲蔡司馬公

子變鄭人皆喜唯子產

杜子國不順

杜不順曰後數十年事明

如指掌而乃出自童子之口何哉

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

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

不四五年弗得甯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

杜起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范文子責士句語自不同迂儒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

此然此語卻別有可用處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

伊侃曰王半山與程明道論新法王雱攜婦人冠出曰第須殺韓琦富弼耳子國數語正是半

山對症之
病

左傳經世金八

居表反子展欲待晉杜待晉來救子孔穆公子子駟曰周

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逸詩也言人壽促而

林黃河水濁一兆云詢多職競作羅杜兆卜詢謀也職

多則競作羅網杜衆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

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

待來者似是非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杜晉楚

哀哉謀國者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

可乎子展曰自是不同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

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杜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

會刑邱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杜言失信得親我

無成杜親反不與成鄙我是欲杜楚欲以鄭為鄙不

可從也杜言子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

和睦必確如此不棄鄭杜四軍謂上中下楚師遼遠

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杜名聞之杖莫如信

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杜語老不亦可乎子駟曰詩

云杜小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

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杜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請

從楚駢杜子駟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於晉

左傳經世沙襄鄭侵蔡二卷十一

此一告少通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

杜鄭大夫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

暑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甯處。悉索敝賦以討於蔡。

獲司馬燮。獻于邢邱。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於蔡。焚

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眾。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以

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也。歿亡者。非其父兄。即其

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

杜鄭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

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責

無而即安於楚。林受盟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

辭而即安於楚。以就便安

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杜為明年晉伐鄭傳

宋災

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杜樂喜子罕也為政卿知將有火災素戒

為備火使伯氏司里。杜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火所未至徹小屋塗

大屋。林小屋易徹故徹之以開火道陳舂揭具。縶釜。杜益鑿

箒籠揭土舉縶汲索正汲器○舂音本。備水器。杜益鑿

草器也。揭九錄反。縶古杏反。釜方九反。備水器。杜益鑿

量輕重。杜計人蓄水潦。老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杜巡

丈度也。行度守備。表火道。杜火起則從其使華臣具正

之。處恐因災有亂。表火道。杜火起則從其使華臣具正

徒。杜臣華元子為亂。表火道。杜火起則從其使華臣具正

名五縣為隨。納聚郊野。保守。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

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

三專。巫士少襄。宋災一。

卷十一

杜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向戌討左亦如之杜向戌治也

使樂造亦如之杜樂造亦具其官屬如左右師

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杜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

使西鉏吾杜鉏吾大宰也

正敬享林二師左右二師也

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杜祀於四城以禳火

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晉侯問於士弱杜士弱

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杜何

故自知天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反竹又

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杜古之火正掌火有功

神心大火東方星也味鶉火南方柳星也或以火正配食於大火之心星或以火正配食於鶉火之柳星

謂內陶唐氏之火正闕杜陶唐堯有天下號闕伯高辛

氏之子傳曰遷闕伯于商邱主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杜相土契孫商之

內火時相杜相土契孫商之

後居商邱商人閱其禍敗之變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杜相土契孫商之

有天道也杜商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

宋災二

卷十一

元

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杜在其君行道與否耳國無道

則禍亂生殊無一定之象或多難以與其邦或無難以喪其邦不可必知

孔穎達曰此備火災所使羣官急者在前緩者在後故先司里次具正徒次納郊保然後二師總庇羣臣以刑器車馬甲兵典法國之所重故特命三官庇具其物先外官備具救火然後及內故次司宮巷伯人事既畢乃祭享鬼神故次敬享祀盤庚之事魏禧曰於火政知古大臣之遇災不苟於公問知古人君之遇事好學於士弱之對火災知近臣掩過之

足惡於對國亂無象知亂世災祥之無憑

穆姜論占

穆姜薨於東宮。

杜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

而筮之。遇艮之八。

三三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獨朱文公曰。是謂

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林遇艮之八。前後說

者皆不通。遂強指為連山歸藏。周易獨朱文公曰。是謂

艮之隨。蓋五爻皆變。惟二爻不變。愚按乾爻七九坤爻

六八。此其大凡也。然乾爻用九。而不用七。坤爻用六。而

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而為少陰。用六。故老陰變而為

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陰初四五。以六變。惟二得八。史曰。是

謂艮之隨。三三三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論之。林

此變卦蓋艮五隨其出也。林史謂隨非閉固君必速出。

爻皆變為隨。隨其出也。林史謂隨非閉固君必速出。

左傳經世少襄論占一

卷十一

三

林君謂穆姜姜曰亡也杜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

咎杜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彖故姜元

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

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

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杜言不誣四德乃遇

則為淫而相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

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

位而姦不可謂貞林婦人卑於丈夫固在有四德者隨

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數語是千古論占之法與

妙凡凶人及行惡事而得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歿於

此弗得出矣杜傳言穆姜

穆文熙曰婦人一失其身萬事瓦裂穆姜淫亂歿而

能知其過則亦何益

彭士望曰聰明人溺於情欲先事能明後事能悔但

當事把捉不住耳穆姜巫臣滔滔皆是

魏世儼曰漢之呂雉唐之武曌極其才智幾於易姓

受命穆姜為公去季孟之言殊無著數豈得以論占

為聰明哉

彭家屏曰嘗考穆姜移宮之占益知易之體無定而用無方也凶人得吉卦無德以勝之雖吉得凶也吉人得吉卦宜可受福矣尤必戒謹恐懼至誠不二守正不回以俟休命之自至故彖爻之凡言吉者必先言貞言孚言惕言厲也不然雖吉亦凶也聖人垂戒之義深矣哉

子囊論晉不可伐

秦景公使士雉苦田反林秦大夫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

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

林隨人所能各以其類舉不失選。官不易方。杜猶宜也其卿讓於善。其

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杜種曰農收曰穡

商工皂隸。不知遷業。杜四民不雜韓厥老矣。知瑩稟焉。以為

政。四段敘法林氏韓厥將中軍猶谷稟韓厥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

中軍。林偃遜句居已上使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

上之。使佐上軍。杜厲將下軍魴佐之魏絳多功。以趙武

為賢而為之佐。林武將新軍而絳佐之。君明臣忠上讓下競。杜尊官相

讓勞職力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

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杜不及晉國必將出師。秋。楚子師

于武城。杜楚地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杜為十年

秦伐晉傳

穆文熙曰。子囊論晉不可伐而歸重於將帥之讓賢

尤為出人之見。然楚有子囊。此晉楚所以相雄長也。

豈惟楚不可加兵於晉哉。

魏世儼曰。孫子所謂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非

自懈也。正所以為必勝也。子囊善於謀國。守勝矣。歷

數晉政之美。且曰。事之而後可。亦欲激楚子。令諸臣

各得其使。然後再與爭衡。惜楚子不悟。所以終悼公

之世。而楚不能與爭也。

晉及諸侯伐鄭盟于戲

冬十月諸侯伐鄭杜鄭從楚也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

從荀瑩士匄門于剗杜鄭城門也衛北宮括曹人

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杜亦鄭城門滕人薛人

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杜二國從下軍杞人邠人從趙武魏絳

斬行栗杜表道樹也甲戌師于汜杜凡地令於諸侯曰修

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杜諸侯已取鄭虎牢

中肆眚圍鄭杜赦宥軍之有過者而後圍鄭人恐乃

行成中行獻子杜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

之戰不然無成杜恐楚救鄭知武子荀曰許之盟而還

師以傲楚人吾三分四軍杜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

來者杜楚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

可以爭杜爭當以謀大勞未艾杜息君子勞心小人勞

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巳亥

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杜子公子發杜子

公子嘉杜子公孫輒杜子公孫董杜子公孫舍之

及其大夫門子杜卿之皆從鄭伯晉士莊子杜士

為載書杜盟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

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與晉定盟

者正在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

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禮祀其民人不獲享

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杜猶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

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

志者亦如之數語亦能應變荀偃曰改載書杜子

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

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

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

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
杜遂兩用載書

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穆文熙曰：鄭背晉從楚，其屈在鄭，故有戲之盟。而公子駢輩乃欲唯禮與疆是從，夫晉方有禮從之，則是晉楚皆疆，並從則難，鄭人於是為無信矣。

凌穉隆曰：按秦侵晉，晉以饑弗報，而鄭方服楚，即合諸侯以伐之者，何益？報秦不過逞志於西戎，而得鄭則可稱雄於中國，將急於其所必爭，不得不忽於其所可緩也。

魏禧曰：鄭介晉楚二國交伐，至於犧牲玉帛待于二境，可謂憊矣。守信受兵，背盟亦受兵，然則如何而可？曰：當鄭之與晉盟也，曰：小國不幸，介於兩大，從君則楚必加師，從楚則君必加師，鄭唯有亡而已。今鄭既以義從君，請與君盟，曰：君退而楚師至，必告急於大國。凡幾日而達晉，幾日出師，幾日至鄭之城下，共以幾日為期，鄭敢嚴兵守國以待君，不及期，君師未至，而背晉從楚者，鄭受其罪。過期，君師不至，是鄭力殫而從楚也。大國不得加兵矣。從楚之盟亦如之。或曰：

鄭宜從其正者。晉爲中夏，且周親，守晉絕楚可也。夫從晉雖正，而楚甚彊，晉蓋有畏楚而不敢救者矣。然則先從晉焉，其可。吳正名，問曰：鄭與晉盟矣，楚來伐，未及期，晉師不至，而楚急攻國，且危，奈何？曰：使告於楚師，曰：晉與吾盟，曰：大國之至，必遣使以爲鄭講，有期日矣。踰期而晉不至，則鄭成於大國，無罪也。願大國哀鄭之民人，徼福於先祖，無急攻鄭。晉師至，大國爲鄭請命焉。大國必勝，鄭之從楚，蔑有二矣。晉畏大國之彊，而不敢出，踰期而不至，則鄭請服，晉不得加。

兵是鄭長爲楚外臣也。不然，大國去而晉師來，守處則怒晉，服之則怒楚，鄭唯有亡而已。如此，則楚將不急攻楚，不聽而鄭破，雖從楚不及期，亦可以有辭於晉矣。

晉悼公息民

晉侯歸。

伐鄭未得志。

謀所以息民。

魏絳請施舍。

杜施恩惠舍勞役。輸

積聚以貸。

林輸盡也。盡其積聚以貸借於民。

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

之。彭士望曰：晉臣私積，齊臣私施，一舉而積是難事，宗戚何以不怨。

困人。

公無禁利，亦無貪民。

所以幣更。

林所禱於神，以幣易牲。

賓以特牲。

杜務崇省。器用不作。

仍舊車服從給。

杜給事以行之。

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杜三駕三與，師也。十年師于牛首。

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鍾惺曰：魏絳真是經國實際人，看他和戎全非偷安。

言言自有主張事事自有本末

彭士望曰晉饑非節儉則就弱矣報秦服楚全在此處○興主未有不儉衛文布衣帛冠終至富盛凡富彊生於勤儉但不宜太刻覈耳知此則可定管商優劣也

魏世儻曰悼公服鄭勝楚全在城虎牢以偏鄭三分四軍以儻楚故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漢高祖使彭越黥布反楚地楚備多力分卒以滅楚隋高穎取陳謂聲言掩襲彼既聚兵我便解甲不出數年陳人財力

俱盡隋主用其策而陳始困卽吳之謀楚亦用三師以肆之故吳卒得入郢也按晉秦爲仇讎楚結秦以害晉吳楚爲仇讎晉結吳以害楚然楚受吳害而晉不受秦害者楚好加兵於吳晉則止守其邊疆至秦師數侵亦不遽圖報復蓋勢敵則力均守易而攻難此主客之勢也楚再伐吳而再敗吳一伐楚而吳卽敗秦之于晉亦嘗約楚爲援然侵晉不能大得志於晉卽櫟之戰晉敗績者晉士飭少秦師勿備爲庶長鮑武所乘要亦敗其偏師非有覆軍失將如子重子

曩之於吳也其後楚不敢出晉乃以諸侯之大夫伐秦以報櫟之役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歿卒以無功觀此則疆大之敵非有釁可乘斷不可輕舉輕舉必取敗矣○吳人以庸浦之役來告敗於晉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蓋以楚之疆大勝不可保一或取敗則前功盡喪此宣子不言之隱也先是晉楚爭鄭時秦景公乞楚師伐晉子囊以晉卿輯睦勸王勿許其識不在宣子下惜乎狃於庸浦之役而驕功輕敵卒以取兵耳

魏世儼曰楚莊王臨終戒諸臣曰無德而強爭諸侯不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若使楚之君臣能守其訓息民之舉先晉而行悼公雖賢卿帥輯睦又何以加於楚哉此足爲古今不守先訓者之戒

彭家屏曰外攘必本內安晉欲抗楚而謀所以息民得本計矣然國有經費務施舍則用不給用不給則國病矣故晉悼之崇儉又惠民之本也史載息民之主無如漢文然惜百金之臺衣阜綈之服後宮無文繡霸陵用瓦器躬行節儉以求國有儲待卒得除民

田租十年不賦可知欲行愛人之政者其必以節用為先資乎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一 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二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晉滅偃陽

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杜姪而封宋向戌焉滅國以封人師出無

名而士匄亦為此謀范文武文之德衰矣林向戌宋大夫以宋嘗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荀

營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攻人者不可不知然營止知此說耳

若能以無名之師折二子而示德義于諸侯則善矣管仲相桓公決無此舉動孔子所以賢之也固請

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杜秦堇父孟獻子家

臣步挽重偏陽人啟門諸侯之師門焉杜見門開縣懸

車以從師偏陽人發縣門以閉攻門之士此聊側留人紇恨

反抉之以出門者杜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聊

出在內者狄虎斯彌杜魯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

為櫓林蓋以用示有力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林自當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杜詩邯

主人懸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林登城及女牆隊

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杜主人加其勇故

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杜帶其斷諸侯之師久於

偏陽杜從丙寅至庚寅荀偃士句請於荀罃曰水潦將

降懼不能歸杜有久雨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機杜本

凡出於其間杜出偃曰女成二事杜伐偏陽而後告余

余恐亂命杜既成改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

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深文以激

易其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杜謂偃句余羸老也可

於我乎杜不任受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杜言當取女

罪五月庚寅杜四月荀偃士句帥卒攻偏陽親受矢石甲

午杜八月滅之書曰遂滅偏陽言自會也杜言其因會以

以與向戌向戌辭向戌此辭甚通何不能推曰君若猶

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啟寡君羣臣安矣其何昵如

之杜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

罪大焉敢以死請乃子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

桑林杜殷天子之樂名荀偃辭荀偃士句曰諸侯二字宋魯於

是觀禮杜宋王者後魯以周公皆以天子禮樂故可觀

意者率曾杜言魯得以禘樂待賓客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是見也林言魯得以禘樂待賓客舞師林樂題也以旌夏杜

表識其行列旌也以大旌晉侯懼而退入於房林更衣之舍杜旌夏

有所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杜晉地疾杜晉侯疾也卜桑林見

于卜兆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杜奔走還荀偃不可曰

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有見杜言自

晉侯有間杜疾以偃陽子杜爵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

杜諱俘中國偃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

人禮也無故滅人國而以爲禮乎小國却當此一禮字

內史選族嗣皆是一樣舉動春秋時每多此師歸孟獻

子以秦董父爲右杜嘉其生秦丕茲事仲尼杜言二父

子事仲尼以德相高杜嘉其亦與前鄉人統事相應

文多祖之魏世儼曰亦與前鄉人統事相應

魏禧曰昔士會不知殺蒸悔而歸學禮士匄乃以桑林爲可乎鄢陵之戰士燮不欲勝而加憂而匄乃無故請伐偃陽匄殊愧父祖矣○此篇敘次錯落可喜最可法

魏世儼曰悼公生十四年而得晉國政令皆由已出雖欒書中行偃之專偃未敢肆行一事及偃陽之役荀偃士匄無故滅國以封人宋以天子之樂享公荀營辭乃聽二子而卒受享豈三駕之功志驕意滿其不如後唐莊宗者幾希矣逸豫之戒所以警賢明之

君可不慎哉

子產攻盜于北宮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杜禦牛首師也

黜減尉止獲又與之爭杜獲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

也杜言女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杜不使獻所獲初此初字子駟為田洫

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杜洫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洫以正封疆而

侵四族田駟所殺公子於是子駟當國杜攝君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

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

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杜公殺子駟

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杜知難不告知利

得其書曰盜言無大夫焉杜尉止等五人皆子西杜公孫夏

處也聞盜不做而出林未做戒尸而追盜杜先臨尸盜

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杜子聞

盜為門者杜置庀羣司杜具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

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子矯帥國人

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

尉翩杜尉止子司齊杜司奔宋

魏禧曰子產能人子西亦至性人二子得失人擇所

自處耳然成列後出將以得盜也庀羣司閉府庫情
不已泰乎

魏世倣曰伍奢之被讒也平王召其子尚員尚歸死
員逃而思報世多尚之死孝而不謂員為不義子產
之勢在必得盜伍員之義也然其情似為已泰不知
子產聞盜之時固已有攻而盡殺之畧矣夫不如是
則不足以得盜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
之朝崔杼怒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及其反也則無
歸矣且盜殺三卿而劫君子產不成列必不可以得

盜不能少忍須臾以敗報仇之大計子產不爲也子西之卽尸而追盜情同夫伍尙矣亦孝子之至性也然于報仇追盜之大計不已疎乎使非子產之帥甲攻盜而盡殺之則子西之仇不得復其家之不至如崔杼者亦幾希矣聖人于人之喪爲之制哭泣之節哀毀滅性者不得爲孝子義以裁情也子產之爲亦聖人之所不棄與

伊侃曰以典禮繩人則人無怨尉止車過制而黜損之可也獲弗使獻是橫逆之施矣子駟之死其亦宜也尉止居下不遜以身殉匹夫之忿亦無足取彭家屏曰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子駟爲國正卿不能以正帥下而抑人之功奪人之田宜其及禍也然怨發于駟殃及二卿其禍烈矣小人之怒之不可犯也如是夫

楚之不河以出也... 楚師不戰以五... 楚師不戰以五... 楚師不戰以五...

荀營逃楚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杜：欲以偏鄭。梧制皆鄭舊

地。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

杜：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修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於鄭，以見晉志。

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

於陽陵。杜：還繞也。陽陵鄭地。楚師不退。知武子杜：荀營。欲退曰：「今我

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各

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

潁而軍。子蟜杜：孫蠆。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杜：言有成去之。

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杜從猶服也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

亦似是而非之言林楚見晉退必來不如從楚亦以退

圍鄭晉雖見楚圍鄭猶將退師而去杜夜渡畏

之杜以宵涉潁與楚人盟杜夜渡畏樂麇欲伐鄭師杜

涉潁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

者此語是已又致怨焉何為不如致怨焉而還杜致怨以

但當益修威德使鄭自服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

資謝文海曰荀罃每不欲戰只是克不可

命四字故拿定主意單用罷之一法不如還也丁未

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杜欲以楚人亦還杜鄭服

魏禧曰知武子之言似是而非也鄭以服我致楚師

致怨

吾在晉國猶將合諸侯以救之况現在鄭乎見楚而

逃鄭服而伐之何以為盟主○逃楚固非但不當從

勝負起見耳盍曰吾伐鄭鄭恃我背楚而與我盟今

楚師在境而吾逃之鄭必受其災吾何以取信于天

下我能則戰不能則釋鄭而與楚講可也

魏世儼曰楚伐晉在九年夏子囊方厯述晉君臣之

德以為未可與爭十年冬晉會諸侯伐鄭子囊更起

師畧無所忌豈一二年中晉政有缺而楚遽強於晉

耶且兩國君臣皆未改荀罃亦見楚師即逃其故何

哉

焚載書

北宮之役子孔當國禮代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杜自

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杜

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孔欲誅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不獨不子孔不可曰為

不順者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不亦難乎亦似

然能人當此最不可執意見惜體面以自取烈禍也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

八字是經國大體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

子得所欲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與禍子

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不獨焚之而已杜不於朝

內燒欲使遠近見所燒

魏禧曰處變定亂之道不可豫執然熟玩焚書倉門及范宣子禦樂盈二事作用不同處皆是大有力量人知此思過半矣

魏世倣曰或以子孔爲載書子產曰衆怒難犯而力請焚之子產作邱賦則不恤國人之謗是何故也夫伯有之死子產出奔有事伯石賂與之邑是豈子產之不得已哉政教未孚不得不舍經以從權也子孔當盜殺三卿之後而又誅大夫諸司門子之弗順者禍

且立至矣不焚載書國其危乎若以是爲子產之過則必如商鞅之言令不便者盡誅之遷之而後可魏世儼曰商鞅盡行誅遷之法是威信大行以後子孔新執國政禍亂方除人心未服卽欲爲鞅所爲又烏可哉

彭家屏曰子產焚書之事論者皆以爲盜殺三卿之後國亂方除人心未服不焚載書禍且立至處變定亂之道不得不爾似也然皆不得其要領者也夫令出惟行弗惟反載書是也雖下有間言其可焚乎如

其非也。雖天子成命，猶將收之。何有于國卿之載書乎？今觀所爲載書者，乃子孔當國使羣工各守厥職，以聽執政之命，而不得干與朝政。以是爲書，雖欲不焚，不可也。夫國家之事，當與國家之人。其之洪範曰：汝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周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有國之大，庶事之煩，斷無廢羣策羣力，騁一人之精神才智，可以優優幹當之理。如其專之取亂之道也。子產知其非是，而借大夫諸

司門子之弗順，請而焚之，爲謀不已遠哉！在昔呂文穆爲相，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何如？諸子云：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耳。文穆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能用人耳。此真宰相之言。當軸者不可不知也。

瑕禽屈王叔

王叔陳生與伯輿杜二子爭政王右杜助伯輿王叔陳

生怒而出奔杜欲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何說杜

也不入遂處之杜處叔晉侯使士句平王室王叔與伯

輿訟杜爭焉王叔之宰杜家與伯輿之大夫瑕禽杜伯

夫坐獄於王庭杜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杜伯士句

聽之孫應鰲曰卿士爭政天子已不能官人杜伯王叔之宰

日箠杜必門閨竇之人杜箠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為戶

之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

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杜平王徙時大臣從

者有七姓伯與之祖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時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駢旄赤牛也舉駢旄者

言得重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箠門閨竇其能來東底杜旨

不以大雞也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

於寵放失也謂寵人有罪而失刑舊註非官之師旅不勝其富杜師旅之長皆受賂

吾能無箠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林在下而無求直之

地則何謂正矣杜正者不直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

右之所左亦左之杜宣子知伯與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使王叔氏與伯

與合要杜使二人合要辭以相辯答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林理曲無以爲答故

不能舉其契之辭 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

王室杜代王叔

范宣子讓德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杜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

與眾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杜荀長。昔臣習於知伯。

是以佐之。非能賢也。杜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

不以己賢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荀罃杜代士匄佐之。杜位

事見九年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杜以武位卑故辭

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

軍。杜武自新軍超韓起佐之。杜位欒黶將下軍。魏絳佐

之。杜欒亦如故絳自新軍無帥皆遷。晉侯難其人。

左傳經世沙裏

襄德一

卷十二

去

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杜得慎晉
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
子讓其下皆讓樂厲為汰弗敢違也所謂君子晉國以
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
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
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
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杜稱己之勞以言不讓
也世之治也君子尙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

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
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
恒必由之杜傳言晉
魏禧曰因宣子讓而及諸大夫以明大臣表率羣僚
風厲如此此百官賢否所以專責相臣也予嘗謂晉
劉實論大臣讓能真千古官人善法而後世無實實
舉行者惜哉○左氏因讓及爭殺暢論利弊咏嘆盡
致感人不淺
魏世儼曰子產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

命焉如是三乃受策入拜遂已開曹丕司馬炎偽讓之風又繫所恥為矣

彭家屏曰虞廷之上命禹作司空讓于臯陶稷契命垂其工讓于咎折伯與命益作虞讓于朱虎熊羆休哉何風之古也晉悼之賢而大臣皆讓于善跡斯意也不幾幾乎虞廷之一端歟聖人云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悼公之復霸也不亦宜乎

子囊謚其王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林謂為君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杜在成十六年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杜窀厚也窀夜也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杜從先君代為禰請為靈若厲杜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日靈戮殺不辜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其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其若之何毀之林言君臨終之命其辭甚恭若之何

以惡謚而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其乎請謚之其大夫從之杜傳

魏禧曰楚王知過子囊達義並為可法

魏世儼曰漢昭十四辨上官桀之詐後世謂其明過

成王楚共十歲即逆折二卿不綱巫臣恨無賢輔以致功業不彰為可惜也

致功業不彰為可惜也

楚人歸鄭良霄

鄭良霄大宰石奭杜猶在楚杜石奭言於

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杜而歲習其

祥杜習則行杜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杜

習謂卜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杜以除其

偏杜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杜怨疾楚則事晉固

使歸而廢其使杜凌穉隆曰夫鄭遣良霄使楚其意正欲

之歸鄭以廢其遣使之本意則良霄既久留于楚必怨

恨其君憎疾其大夫相牽引令鄭國不和而事晉之心

不固豈不勝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杜相牽引

本傳紀世金三
令鄭國不和。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而事晉不固。

魏禧曰：詞令之意亦好，然語少晦，未動人。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戎子對范宣子

十四年春，吳告敗於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

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杜：吳為楚喪而伐之，故以為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為伐楚。

○晉與楚為仇敵，而猶以伐喪退之，可謂有禮識大體矣。○凌稚隆曰：愚按晉之通吳，以撓楚，不過欲其自相

攻擊而已，非真有為吳之志也。况茲方釋楚而從事於秦，勢豈能復謀伐楚以故宣子數吳不德而退之，益設

辭以拒其謀耳。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並行不害，杜：莒

魯將執戎子駒支。杜：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杜：行之所在。

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

被苫。式占反。林爾雅：苫，尸臘反。杜：苫之别名。林言汝祖曰白，蓋謂之苫。蓋，無擅裘可衣，所被服者，苫蓋也。

蒙荆棘林汝祖無土地可居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

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杜中分今諸侯之事

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

爾無與焉杜詰朝明旦不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

其眾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也杜明其大德謂我諸

戎是四嶽杜堯時方之裔胃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

田明晉賜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

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明

報不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杜在

十於是乎有殺之師杜在僖二十三年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

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實指一事晉人角之諸

戎倚之杜角當其頭也與晉路蒲北反之戎何以不免

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又虛括以從

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

于晉直歸罪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

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明戎之不與于

會亦無曹莫贈反焉賦青蠅杜詩小雅取其愷而退隱

情宣子辭杜謝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

子為季武子介以會連帶敘法左氏每有此自是晉人輕魯幣而

益敬其使杜齊子叔老字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

劉敞曰諸侯解體既非戎之過而去年蒐于縣上傳云晉國大和諸侯遂睦此何忽不如昔皆不實也意有人譖戎子者故宣子假辭以數之及其言順則又辭謝之耳青蠅一賦早被戎子料破矣

季札辭國

吳子諸樊杜吳子乘之長子既除喪將立季札杜諸樊少弟季札辭

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杜公子負芻將立

子臧林事在成十五年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

能守節君義嗣也此讓是杜諸樊嫡子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

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

乃舍之杜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傳遜曰春秋中讓國者三吳季札曹子臧衛子南子南

事微不著皆足稱賢而皆不足以靖國蓋其性自有不

亦不逮矣

左傳經世全書
三
胡安國曰太伯奔吳而不反季厯嗣位而不辭彼王僚無季厯之賢而季子爲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

魏禧曰季札非吳子適嗣讓國未爲不當安得以後禍歸獄耶

魏世儼曰季札不當讓而讓以釀成僚光之禍夫札父兄所欲立者也子臧列國諸侯所欲立者也諸侯之命豈若父兄之命哉故子臧之讓義也札乃曰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則非矣

魏世儼曰子臧固讓弑嫡之賊尤爲非是若札當三兄鼎峙豈可自賢而儼然踐位故札固讓于諸樊之時是矣餘祭夷昧遞傳及札札復固辭以啟僚光之爭則非然則嗣位而立光爲太子其可乎

彭家屏曰傳國以子傳子以嫡此正道也兄死弟及盛於夏商之世後儒非之以爲是啟亂源非正道也吳謁不傳子而傳弟誤矣餘祭再誤夷昧三誤而季子復受之是以誤終也季子之讓國可謂能賢矣願論者乃以闔廬之弑僚夫差之喪國追究季子謂其

左傳紀世金古
讓實爲厲階是特以後事之成敗論之耳抑知君子
處事惟義是從烏能逆料後事之成敗而爲之遷就
哉若逆計後事而遷就處之亦非所謂正其誼不謀
其利者矣豈聖賢之所取乎卽以闔廬夫差之事論
之闔廬爲吳謁嫡子於分當立而不得立故卒有弑
奪之事此卽兄終弟及足以召禍之明驗也假使季
子得國安知其禍不移于季子乎若夫差失國事在
再傳之後再傳之後安能賢雖使季子得國亦必
不能保其子也謂季子而能保其子則賢于堯舜矣

詎通方之論乎觀聖人題季子之墓而許之爲君子
論延陵者當以聖人之言爲折衷也

晉伐秦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杜在十一年也晉

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杜諸侯

肯渡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杜詩邶風義取於深則厲

淺則揭言已志在於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

衛北宮懿子曰林子蟜公孫蘆懿子北宮括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

焉若社稷何彭士望曰鄭初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服晉故獨自效

而勸之濟濟涇而次杜傳言北宮括所以書於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

人多死杜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

于械林杜秦地不獲成焉杜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

夷杜示不反唯余馬首是瞻杜言進退從已○禧按令是

○彭士望曰偃一語不讓鷹即違之范欒曰晉國之

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杜鷹惡偃自專故棄之歸下軍從之

林鷹將下軍故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杜中行

荀偃莊子魏絳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杜言荀偃命馬首

其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杜鷹下軍帥莊子為佐故曰

帥之令不能行從帥所以待夫子也杜論亦未是然則中

於偏軍之佐矣杜伊侃曰唐以郭李元勳難相統一用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而師卒敗晉

雖六卿分將令出中軍欒鷹不用命魏絳賢者正宜調

劑其間乃對左史之言亦阿於鷹何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

秦禽杜軍帥不和恐乃命大還于望曰偃能悔過亦鑒

禧按此亦未是此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杜遷延欒鍼曰

與荀林父邲事同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

戎路杜鍼鷹之弟也謂鷹敢不恥乎與士鞅杜士鞅秦

師死焉杜謂烈士然觀士鞅可反則鍼士鞅反欒鷹謂

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

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杜望曰此舉賴鍼稍有

乃以逐鞅鍼士鞅奔秦穆文熙曰械林之役眾皆遷延

死不瞑矣

是黷嫉偃之功遂欲東歸又憤鍼之於是齊崔杼宋華

死并逐鞅皆侈汰不情取亡之兆杜仲江宋公向之會亦如之

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孫師之子

林向之會書齊人衛北宮括不書于向杜亦書于伐秦

宋人亦如此義攝也杜能自攝整從鄭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

先亡對曰其欒氏乎欒黶再罪而無譴秦伯曰以其汰

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杜黶之子乎秦

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

其甘棠况其子乎杜召公萌聽訟于甘棠之下周人思

人之思樂書如周人之思召公周人猶愛欒黶死盈之

召公之樹何况晉人而不愛欒書之子

善未能及人論妙武子所施沒矣而黷之怨實彰將於是

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杜為二十一年

張本

衛人出君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杜勅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而朝杜朝

服待命日盱杜晏也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

冠而與之言杜既不釋田獵之冠又不與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杜文子邑

孫蒯杜文子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杜公

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

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

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杜蒯不解故遂誦言

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

而入見蘧伯玉。杜蘧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

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

知愈乎？杜言逐君更立遂行，從近關出。杜懼難作欲速

能匡其失，不可也。不可則當奉身而退，不退則當公使子

蟠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邱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

子展杜獻奔齊。公如鄆。杜衛使子行杜羣於孫子。杜使

和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郵

人執之。杜公徒因敗散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

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杜佗與差為公孫丁御公。

子魚杜庾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杜禮射

兩鞫而還。子魚可以追君而不可以射師當尹公佗曰：

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杜佗始與公差俱公孫丁授

公轡而射之，貫臂。杜佗子鮮杜公之從公及竟。公使祝

宗告亡，且告無罪。杜告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

也。無神何告二語足破千古世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

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

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杜巾幌手

者言我事定公為夫人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杜時姜在

得告杜厚成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曰寡君使瘠叔名聞君不

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

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

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杜為人君而不弔恤為臣之難

既不赦宥其臣之過失臣亦不帥循其臣之職分君臣

如此增其淫慝發洩而為逐君之事其將如之何哉

衛人使大叔儀杜衛大夫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

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

羣臣又重恤之杜謂愍其不達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

孫杜即厚成叔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為國不可無人

如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

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杜言其貪

○可笑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杜衛殺大夫以

至此辭曰余不說初矣杜言初從君非說之也不得已耳余狐裘而羔袖

林以為狐裘至美也以羔為袖則有少惡乃赦之衛人

喻己一身盡美雖從君以出其惡不多立公孫剽杜穆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杜盟會之命於諸

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林弔失國衛侯衛侯與之言虐林與

武仲言皆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

暴虐之事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彭士望曰言其所言皆惡也林註非子展子鮮聞

之見臧紇。忠臣深心與之言道。杜順臧紇說謂其人曰。

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林前牽為輓，後送為推。欲無

入得乎？杜為二十六師曠。杜晉樂大侍於晉侯。晉侯曰：

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開口便說

字又用實字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君益之如

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報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

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臣之主，而民之

望也。若困民之主，林困苦其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

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杜卿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彭

望曰再將君權責任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

室。杜支子大夫有貳宗。杜宗子之士有朋友，庶人工商

阜隸牧圉，皆有親暱。林執技藝曰工，通貨賄曰商，造成

馬曰以相輔佐也。士望曰可見友輔無一善則賞之，過

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

以補察其政。史為書，杜謂太史瞽為詩，杜盲者為工誦

箴諫。杜樂人誦大夫規誨，杜規正諫士傳言，杜士卑不

君過失傳庶人謗。杜庶人不與政商旅于市。杜旅陳也

告大夫左傳經世少襄 出君四 卷十二 三

以示時杜獻其技藝百工獻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

狗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無人非諫無地非諫所以有成正月

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士望日師曠亦甚責衛無諫臣天之愛民

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作其淫而棄天地之

性必不然矣士望日說得天心豁露使古今民上人凜凜危慄

穆文熙曰衛君出亡他國不知改圖可謂至愚然猶

賴子展子鮮以返則賢人所係豈小哉何以子家羈

而終不能返昭公乎二君之優劣可知矣

魏世儼曰居喪不和衛獻與魯昭無異而暴使嫡母

蔑視師保寄邾而以邾糧歸則又甚焉然魯昭終卒

乾侯而衛獻復國自是子展子鮮左右之力甯殖將

死而悔甯喜守父命而不違亦適逢其會耳晉文出

亡人謂其從者皆足相國見子鮮者亦然豈子家羈

雖賢無復國之謀猷故世不見推而君不可復與

楚子為庸浦之役。前杜在。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
出而還。不能示之也。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
臯舟之隘。杜吳險。要而擊之。擊其情。歸是也。楚人不能相救。吳
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吳人要擊楚師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前杜在。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
出而還。不能示之也。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
臯舟之隘。杜吳險。要而擊之。擊其情歸是也。楚人不能相救。吳
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魏世儼曰：弗傲，弗設備不虞，不戒恃城恃眾恃力恃
援，皆未有不敗者也。

吳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林司馬公必城子午也必城必城

楚子囊卒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林司馬公必城子午也

穆文熙曰子囊遺言城郢而伍員竟入郢矣大臣謀

郢國區區設險亦策之下者○魏世儼曰員之入郢數

世後事也遂謂城郢為非然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

則王公設險守國其亦非耶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

增其名杜前年謚君為共君為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

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十五年楚公子

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為子馮杜叔敖為大司馬

公子橐託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

公子追舒杜莊王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廡

三傳卷廿少襄

子囊卒

卷十二

三

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覬心。八字精簡。包蓄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彭士望曰。卷耳作后妃思得賢臣以佐君子。此解恰好。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王及公侯伯子

傅遜曰。春秋諸國惟楚英賢最多。而為令尹執國政者。皆其公族。少有僨事。旋即誅死。所以疆大累世。而威權畧無下移。固其君之彊明。亦其傳國用人之制獨善也。

向戌尤室

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杜報二年豹之聘。見孟

獻子尤其室。杜尤責過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

此語可鑑。凡士大夫宦歸。資裝厚者。其優劣可知矣。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杜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

彭士望曰。賢者遇曰。輒思益人。責善。肫摯。無一毫間隔。于世後誦之。猶有餘感。○又曰。對亦真實。然宜引咎。不當委兄。

魏世儼曰。為卿美室。似無大過。向戌聘而見尤。足徵

古朋友切劘之嚴賢者益宜自刻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師慧激子罕

鄭尉氏司氏之亂杜在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

子產之故納賄于宋林鄭人以三子之父皆為尉氏以

馬四十乘與師後師慧杜樂師也三月公孫黑杜子為

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

之林以司臣為賢故放之○謝文游託諸季武子武子

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杜堵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

便杜小焉其相杜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鍾惺曰師慧師

人以為人玩而充賂遺宋人受之而不知用惜哉觀慧

舉止言笑恭以滑稽寄其憤者也無人焉三字笑盡叔

世君臣偏是無目人目中無人。○彭士望曰：大道理等閒發出堂堂宋國，却被一樂工借小便數落痛快無比。與范雖無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王不同，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日鄭

工不替杜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相國子罕聞之，士望曰：宋固請而歸之。杜言子罕能改過十二月，鄭人奪堵者狗之妻而歸諸范氏。杜望曰：斬草除萌，此必子產之為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魏世儼曰：正言之未若激怒之。此師慧所以因私而發堂堂之論也已。開鄒忌諷齊王一派文字。

子罕辭玉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彭士望曰：無故重獻於卿相必有求也。一

弗受省多少事。子罕頗警於師慧。獻王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

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言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士望曰：真大臣持己語，妙出得平和無形跡。

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真情納此以請死。

杜請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士望曰：尤難在此體恤周

免死。許務求得所真宰富而後使復其所。杜賣玉得富而後

相器杜政治也。居。處之盡善。

鍾惺曰末語尤是有心作用可見作好人好事不是
一個不要錢便了得

魏世儼曰衣人本欲其煖食人本欲其飽彼猶饑猶
寒吾猶未衣食之也子罕為獻玉者周詳謀畫亦不
過全其辭玉之心而已

彭家屏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象有齒以焚其身賄
也人惟不寶金玉則胸次浩然無入而不自得固知
不貪為寶之言真至論也

子罕分謗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杜周十一月
今九月收斂

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哲杜皇

國父白哲而
居近澤門實興我役邑中之黔杜子罕黑色
而居邑中實慰我

心子罕聞之親執扑杜杖也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此

亦要權時宜行之非一定盛
德可法詳雜問杜扶決罰也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杜謂

門戶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

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

之本也杜傳善子罕分謗○凌穉隆日子罕恐以得罪
眾而為君相所忌且惡獨有美名故分其謗

伊侃曰余嘗見長令以清節自喜同官皆惡其相形
清畏人知最是善身善世之道
彭家屏曰春秋凡國有興作必書重民力也王制用
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况可役不以時乎平公築臺妨
于農收此國無大臣之效也然子罕聞築者譽已而
扶之以分謗其為慮深矣視後之掠美市恩者為何
如哉

晏桓子卒

齊晏桓子卒杜嬰之父也晏嬰靡縗斬杜不苴杜麻之有子
經帶杖杜竹菅屨杜草食鬻居倚廬寢苦枕草義以爲
行之杜此禮與士喪禮畧同其異其老曰非大夫之禮
也杜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曰唯卿為
大夫子為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唯卿為
辭畧答家老杜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故遜

疏表也既謂齊疏之服
則疏衰父之喪服而別於
斬者明矣

平陰之戰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杜獻子所

弑者○書偃同弑而獨偃受其殃何耶豈書公而偃私耶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

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杜夢并見之他日見

諸道與之言同杜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

事於東方則可以逞林主大夫之稱齊居東方有事謂伐齊也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

決意伐齊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

鼓杜雙玉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杜環齊靈公名棄

好背盟陵虐神主杜民也會臣彪將帥諸侯以討焉杜彪晉平

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其官臣偃杜守官之臣實先

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杜偃信巫

誓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林沈玉於河以質冬十月

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杜溴梁在十六年齊侯

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杜平陰城在濟北盧縣

廣一里故經書圍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杜謂

不足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

自其鄉入林千乘十萬五千人魯莒在齊之東言自其

鄉入蓋自東道以入齊○穆文熙曰魯莒自

其鄉入此獻子詭言以惑齊人未必既許之矣若人君

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正中公恐晏嬰聞之曰

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杜不能齊侯登巫山以

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旃而疏

陳之杜斥侯也疏建旌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旃先杜僞

也建旃以先驅輿曳柴晉人慣而從之杜與衆也衆曳

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杜不張歸穆文熙曰兵法

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杜烏烏

故邢伯杜晉大夫告中行伯杜獻子曰有班馬之聲林班別也夜遁

馬不相見故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

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

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林齊之勇士子殿國師齊之辱也

杜奄人殿師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軍不和必敗用師之際何擇于刑人若夙

沙衛殿則綽最未必獲而晉豈能如入無人之境乎○

圍防之役齊獲魯臧堅使衛唁之堅曰君賜不終使其

刑臣以禮於士遂以杖扶其傷而死此衛殿齊師而綽

最以為國辱亦足見奄人不可與政專事如此夫以刑

臣禮士且不可況以凌櫟士大夫乎足令後世媚奄公

卿讀之愧死倉卒師遁追兵奄至居殿且不可況陳兵

鞠旅軍威嚴赫而可以為監軍總督衛殺馬於隘以塞

乎足令後世寵奄人主讀之汗下

道杜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彭士晉州綽及

望曰奄性陰狠尤善報怨每悞國家大事

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豆杜頸也曰止將為三軍獲林生

軍俘不止將取其衷杜復欲射兩矢中央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

如曰杜言必不殺乃弛弓而自後縛之杜反其右綽之

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林皆不解甲反

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

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郭詩

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先合兵以攻齊師既遁乃

中下軍之將十二月戊戌及秦周杜魯大夫伐雍門杜齊之

又是一格

左傳卷廿少襄平陰三卷十二

秋 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杜殺犬示

暇孟莊子斬其楸勅倫反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

郭南郭劉難乃多士弱杜二子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

竹木林申池齊南城西門齊城無池惟北門有池壬寅

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

于東門中以枚數闔林州綽之左驂迫還于齊東門之

示不齊侯駕將走郵棠杜言欲畧行其大夫與郭榮杜齊扣馬曰師

速而疾畧也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

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大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夫抽劍

斷鞅應粹之才莊公抽劍斷鞅數語皆是大有乃止

林齊侯將犯之而行太子恐齊侯不止甲辰東侵及濰南

及沂張洽曰四年之中六伐鄙而四圍邑又從邾莒以

天下之兵幾亡其國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

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杜伐魯在遂次于泗上疆

我田杜正邾魯之取邾田自漵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

公享晉六卿于蒲圃杜六卿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

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杜如鞞戰還之賄荀偃

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杜荀偃中軍元帥故特

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荀偃瘳疽生

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之先

瘳於頭杜瘳疽惡瘡林疽屬在頭曰瘳濟河及著雍病

目出林因病痛而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內請

後曰鄭甥可杜士句中軍佐故問後二月甲寅卒而視

不可含杜目開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

視杜大夫稱主林言不樂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

也乎杜懷子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杜續事於齊

者有如河乃瞋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杜自

私待

魏禧曰兵家陰謀唯恐人知又多外示弱以誘敵此

獨洩其謀張其兵以示之何哉蓋晉不欲戰知靈公

輕而無勇故為此以懼其逃耳詳平陰論

伊侃曰苻堅淝水曹操赤壁漢昭烈白帝城皆以數

十萬人而敗何者不分兵以為聲援不出奇以攻其

無備也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二 終

